



31226

135275



元亨釋書卷第十二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感進四之四

圓城寺行尊

寂福寺延朗

安部山慶圓

三輪山常觀

性蓮法師

三井寺齊遠

海部峯廣恩

蓮藏法師

持法法師

法蓮法師

忍行五

興福寺賢懌

仁耀法師

睿山慧亮

三井證空

戶隱山長明

釋迦院文豪

慈光寺廷救

無動寺仙命

楞嚴院信敬

蓮照法師

那智山應照

春朝法師

修禪寺永助

三井叡効

釋行尊諫議大夫源基平之子也年十二投
三井明行出家性好頭陀十七潛出園城涉

跋名山靈區適行山路日晚獨卧嵒間於時
一童子俄來與枕又到河岸無舟不得渡童
子忽撐舟來已著岸童舟共失麗景殿妃長
曆帝之嬖尊之養母也染邪疾尊咒柑一顆
獻之妃嘗之病立愈櫃口齋宮公主延久帝
之女受妖病救尊加之尊裝少女令移魅焉
公主即痊而失魅女大索五日遂不得尊持
念焉偶宮殿藻井之上有囀聲尊曰怪也便
令護法神取之藻井破鐸纔寸餘魅女自鐸

隙出下君臣恠嘆。永久元年九月上患腰起居不便宣尊持念尊侍傍讀千手大悲經已奏曰試授御手帝垂臂尊持之扶起玉體無恙有宮人被妖魅斷其髮上敷尊加持尊又飾幼婦持念其女懷中出小刀曰或令我執此刀切彼髮耳蓋宮人相妬爲巫蠱也尊曰續髮焉女曰難矣尊曰汝已能斷豈不能續乎威怒甚厲少女以手結髮莖莖如元無復瑕纇又才人藤氏有狂疾其魅託稚女哭故

紙數十幅宛如羊焉或試以尊之墨跡與之女縮手惶怖野州刺史平師季妻邪疾不愈經年乞憐於尊尊送袈裟曰病時覆體如敷病愈而左右手不持尊咒桃符令啖其手尋差永久四年補園城長吏保安四年任延暦寺座主長承三年敕爲衆僧上座尊居三井平等院初至越海之濱宿丁家家女有病適亡父母就尊乞命尊坐屍側讓身亡女忽蘇父母大悅覩尊以其地越之歸浦是也見今

尚爲院莊焉

釋延朗姓源氏但州養父郡人大將軍義家四世之孫也父義信母平氏生有奇相頂尖出似肉髻目有重瞳父鍾愛焉累世珍甲秘仗皆委焉兒雖受重寄無居俗志自喪二親潛往郡之比曾寺讀釋典年十四投園城永證學台教翌歲出家十八歸比曾之舊院專讀法華二十九歲從睿山東塔山王院觀嚴受兩部灌頂又就養全阿闍梨稟密印灌頂

平治元年大僕卿源義朝與金吾大將軍藤信頽取官誅於時都督長吏平靖盛率官軍圍朗坊曰師與源寇爲近屬又相黨乎實聞源家器仗皆委朗欲奪之便放兵掠捕朗欲不免一心誦法華於時端正大童自空降來曰我今諸兵士皆熟睡師早逃去朗奔出官兵數百眠而不知自茲歷諸靈區到冀州松嶺宿一古寺廢頽甚又無人清旦里人捧珍膳而至問其故對曰今夜夢或告曰貴人寓

廢寺子等盡餉焉故我獻供耳丹州官吏盛
則渾家染時疾二女已死徒僕皆臥相語曰

非朗公加持我等不起懇乞朗曰我聞子之
屬好畋獵以故受痛苦耳汝等若止狩捕我
可施微効盛則則作誓付朗朗以香水灑生
飯與之諸病人啜之皆愈二女已亡三日灑
香水而蘇語曰羅刹二人追我姊妹過嶮山
至一所宮殿高廣從樓門入庭上繫數百罪
人時一童子白冥司曰闍浮提日本國延朗

土人加此二女願赦還本土於是玉冠之人
低頭曰日本國持妙蓮華者延朗師之事不可
違也童子率我二女出曠野告曰汝等罪
障深便來此而朗師德威令汝等早歸耳汝
等返本國歸佛乘奉朗公我等二人向野南
行而蘇松尾神主相頼患眼病已而盲訴朗
曰我罹宿累已失兩明然歸師者久豈無方
便朗曰汝若隨我言試効微應神主曰我已
鄉言歸者久矣況師之言豈有戾乎朗曰子

之五鷹一時放去乎神主便命其子賴康讌

五鷹來石室前皆盡放去朗持念者須臾應

時舍利出現朗便令賴康藏神殿乃語神主

曰你目早愈神主兩眼見物如故建久七年

七月雷拆松尾祠後大杉其木覆神殿欲斬

之其材大難制恐壓神殿若不伐異時小風

雨又自壓倒神官與朗議朗曰莫慮早伐又

杉中有奇事耳已而加斧其杉如相避仆殿

側於是乎杉中忽逆行一漆塔其內又有銅

塔盛舍利神官見之益信朗言便於祠之南
建三層塔安之池側有大石白髮老人常坐
其上朗問何人曼來此對曰松尾明神也擁
護師法又聽師誦法華故數來耳又我奉師
給使者二人以是爲信言已不見朗謂徒曰
二鳥來馴子等莫怪果如神言其石今尚在
焉爾來二鳥外餘羽不入寺石室之前有一
竿竹朗常愛洗都人有與朗善者適見之不
知朗之所愛乃斬之朗尋而見曰夫竹者虛

心而便空觀也故我約爲歲寒友誰之乎
其日斬竹者携兒來也兒游戲池亭俄仆氣
絕昇詣朗所朗持念兒稍蘇謂曰童子自石
室出手執杖曰汝父斬士人竹故我罰汝耳
以杖打我我故死也今受師救護亦活也丹
州海濱有神祠巫祝事釣漁一時太祝有病
俄亡聞朗之感應諸祝來乞法護朗持念加
持大祝便蘇於是乎闔家相謀曰朗師於此
財無取我等將如何朗聞之曰有一事聽我

平祝曰師之靈息豈有_乎乎朗曰願祠前海
壩數里禁釣署此事雖吾願又汝等之福田
也平祝聽朗立四至而放生朗又報神創三
十講法會每歲修之其後一州助喜爲大會
於今轉盛安元二年移松尾山南寂福寺朗
穿大池建殿其上檀信四來荷鉏鏟施巧力
朗語曰鑿三尺靈寶出得之者子孫富檀越
源康俊聞之信受加力掘焉果得一面古鏡
康俊及衆人嚮朗言之不食_乎康俊遂累巨

萬一日癩人來啓曰夙障重受竒疾願師道
力救我困厄朗起慈心便於浴室傍親自洗
濯數日後眉毛漸生膚體鮮滑源延尉義經
以波州篠村莊爲朗衣孟資朗拒焉延尉強
之不得已而受然不課稅先免三年租後或
有輸者朗曰衆民之中若唱一萬彌陀之號
免一弓之租以故民家殷富戴朗恩惠越後
州有平資長將軍維茂之胤也家世雄武亦
自負焉一日謁朗令僕持大弓長矢朗心怪
疑語曰壯哉子之器仗也試彎架看資長乃
引弓其矢餘一握國俗量箭以手握者四指也朗
指其餘曰是處誰箭乎資長醜然不言逡巡
而出朗語人曰資長矯俊僭其器仗恐有不
終耳壽永之間源義仲舉義兵應官軍資長
黨平氏拒義仲中夜空中有聲曰資長與逆
賊罪不赦資長聞之身體不能動至曉而亡
朗之機鑒類之承元元年冬謂門弟子曰我
當與世尊同歲今年七十八來年其歸寂乎

我滅後山西高峯光明出其所我墓也汝等知之至除日入道場閉戶斷食轉經念誦明年正月四日五更啓塞出告諸徒曰我住世只八九日而已十二日夜端坐向西結八字印唱三佛號吉祥而逝天樂妙花瑞雲奇香石室內外薰靄散響西峯果有光諸徒立塔其地焉

○釋慶圓鎮西人也初止和州安部練若適亡一徒見九相變固心真諦自此事抖藪晚居

吉野龍門寺親書大般若華嚴大集大品法華涅槃等經并台教玄義止觀文句及真言諸儀軌等多武峯有方等法師數月狂疾不差迎圓加護圓已入旁等努目瞰圓乃取火箸燒爐中手弄之圓軟語慰談授菩薩戒等微笑曰我燒火筋且欲爇師耳聞師誦戒我心已降圓曰公誰乎等曰我是覺鋟也此等法師誣我曰即身成佛之印言者鋟始作之殊不知三國相承兩部秘奧之印明也我只

欲言此事，屢計等耳。非鬼魅之類矣。圓曰：幸甚！今逢名德，得聞未聞。清談良久，等病即痊。圓詣八幡神祠近祠，一女立家門，悲泣歎歔。圓憐問之，答曰：去夜我母逝，我寡，不能舉喪，是以泣耳。圓愍女，言中夜負屍葬于野，又謂神忌穢，不可近也。其夜宿馬場小舍，持念，間施五更。一男子來，曰：無緣，悲葬我。歌之原有何忌諱？速來晤語。圓大異之，乃與男子至祠前。於時天未曙，人人皆眠。圓思：男子異人，薄誥。

法義，男子一一答釋明白。又曰：我本身者，釋迦文佛也。言已不見。後圓見弘法大師，親畫神體，始定神感。圓屏居空室生山一千日還過河橋，忽貴婦人至，儀服甚麗，而不露面，啓曰願授。即身成佛。印明圓曰：姊誰人乎？授受之間必稱名字。我思聞之，女即稱曰：善女龍也。圓付印明。女曰：過去七佛傳受，皆然。亦無違錯。圓曰：我欲見女顔。答曰：我形可畏，人不可覓。而尊旨難懷，豈可已哉？便騰空中，出右手。

小指其爪長丈餘放五色光倏忽隱沒圓供
舍利一千日散日壇上及花瓶皆出舍利凡
千餘粒諸徒分持焉貞應二年正月二十七
日結印誦咒曰我口中甚甘如含甘露言已
寂年八十四預三日言死期荼毗後其地有
冤大如蓋徒衆不知以爲光怪其明松葉可
數明朝相尋識荼毗之所初和州有堯信者
受狂疾凡有加持慢罵揮斥其父屈圓乞救
圓到彼信恭敬作禮曰比來陋比丘賤巫魏
圓曰我世心已交餘何言乎而有一於此自

厲聲呼號故我行慢罵耳今值高德又幸也
願辟左右通我夙志圓去看病者信曰我先
世欲灌頂不遂而亡餘執不竭受生鬼趣而
法力所感尚有神威亦無苦報願垂拯救受
與密灌圓曰公何人乎名字爲誰信撫然有
恥容圓曰已乞授受豈忌名乎信良久曰我
是中院僧都某也圓乃授灌頂信歡喜合掌
曰宿望已足不久居此不知深恩以何酬乎
圓曰我世心已交餘何言乎而有一於此自

古頃師宿德臨終或遭魔撓子稱威神有意乎信曰我徒神力之者三百有餘同人死作燒害我誠其不敢爲也言已信病愈圓臨亡無少撓豈信之霧受言與圓耐勤修一日之課五六人相分作之而不及也其護摩者至臨終先日云

贊曰慧難知矣進易見矣難何解也易何感也是以慧者不必無感焉進者不必無解焉今之所傳者易者乎其難者諸師之蘊也學

者思之乎

○釋常觀止和州三輪縣修密教有慈行嘗詣吉野神祠路有稚子兩三輩相對而泣觀見其幼而哀慟怪問其尤長者女子年十二三許答曰我等新喪母父遠去未歸母病時疾單人懼諱而不弔我幼婦人諸弟益弱不知所以喪故聚哭耳觀聞之悲謂我今業詣神祠神甚諱死穢然我寧廢此行不忍避此喪也吉野之詣其又可改創未晚耳便葬近野

欲還三輪。然身俄強梗，不能動。乃自思而言。
我已約神，中途犯穢而歸。神其尤我乎？又思
我行悲救不邪倦也。神豈多忤哉？試向吉野
而進。體無妨矣。復思我已無恙乎？猶赴三輪。
身如前，不得已行吉野。既而近神祠，尚不敢
邇憩。一樹下而持念，時有巫狂舞而出。遙看
觀曰：「彼比丘來此乎？」觀聞之，以爲我觸忌而
來。神又知之耳。悚慄悔來。巫漸近日奉待者
久。何暮乎我不忌諱？只貴師慈濟耳。巫乃捨

袖，引到殿前，觀感泣而歸。

○
釋性蓮有至孝國俗以亡人骨窆高野山蓋
伴弘法大師龍華三會之太定也。蓮携母骨
赴高野路次尾州熱田神祠。神官多忌諱。蓮
不得宿。便寓神祠南門側。蓮知神忌觸故又
不敢近祠也。其夜大祝夢神官偉儀告曰：神
寄詰於祝。我今有高賓乞君致珍饗。詰且使
使者檢祠中無人。門側只蓮一人而已。祝延
蓮。蓮告觸事祝曰：我夢受神託。知神之不忌

○
師也乃供盛饌送著紀州

贊曰淫祀多忌諱矣巫祝之者或矯大神焉而大神又或有之蓋令斯民索肅三業矣夫塵世之人紛紛擾擾無須臾階于道矣庶使嚮我之閒少有復焉是所以大神忌諱之立也豈尋常淫祠之謂哉今見觀蓮之事益證我言之不削矣戲乎神也達乎

釋齊遠周州人居東寺後歸故國住政河郡三井寺其地觀世音靈場也遠誦法華供香

花有年矣一冬太雪不晴人迹已滅過十數日遠耐飢寒誦供不輟會一狼來庭殺鹿而去遠莫鹿喫誦供如先雪霽里人來訪恩遠飢死尚能熟烹揭鍋見之柏葉耳里人問何煎柏葉遠見肉變柏得未曾有具說本事里人嘆曰觀音慈力妙經威力并師修力有此靈應然後見觀音像腰股受切削乃知猪鹿皆大悲變化之作用也遠近聞見皆生淨信釋廣恩居吉野山海部峯寺志意精勤晝夜

誦經主暮年沉病疲極不能起弟子勸曰師
病甚重不治恐入死門如來許病比丘食肉
願得藥魚充治膳恩不聽弟子乞甚勤恩不
能拒便令童子行市買八尾魚中路逢俗輩
見童知是恩之役問曰櫃中何物童保恩故
俄答曰妙法華也俗見櫃外魚汁流出又有
臭氣語童曰汝所荷者魚耳何言妙經童曰
已是妙經何曰魚乎俗思童僞相議稠人中
開櫃辱之既而擬櫃童子中心誓曰我師多
歲淨業今罹困病爲藥買魚非耽味也俗輩
若見魚非貽師羞恐得謗罪況妙法華我師
之所持也願魚變成經令避恥過俗輩啓櫃
妙經八軸而已相顧弃去獨作疑地者趁童
子跡屏寺院伺聽童向恩述此事恩生希有
心不食其魚俗側聞跳出恩前五體投地悔
謝曰雖是實魚依師道力變作經卷然我愚
癡故起疑猜自今厚結檀信之交矣

○
解脫也我復恩遠之事栢葉者無味也蓮華者法味也豈二子之差次乎世只取于靈感者淺而已矣

○
釋蓮藏居大安寺持法華有法嚴者住同寺持華嚴二人移雲州相去不遠各占庵所持二經者二十年法嚴日食不給常患之神人語曰我爲師每日送供願不爲慮也嚴悅自茲日日食時神捧美饌而至嚴以爲藏不如也一日語神曰明日送二分我餉藏師神承

命而退翌朝呼藏曰我有美食思分子藏至食時供神不來二人相特至晡不得已藏歸旁神乃擎供而至嚴嗔曰何晚神曰我早臨此會梵釋四王大威德神護藏師故是庵上四方空中圍繞充滿我小神不得近傍今諸天已去故我持來嚴聽神言自擎神供詣藏語之懺說先志

釋持法專持法華故立爲名也亦有誦金剛般若者自号持金二人住一山相去半里各

結草廬守戒律勤持誦持金比丘不待乞求
齋食自然晨糜午飯菜蔬茶果悉皆備足持
法比丘齋厨不給于檀越事分衛持金起惱
誇心而作是念我持誦專注經去又優故諸
天善神送供不乏彼持法者持念散怠經法
又劣是所以汲汲行丐也一時法之童子來
金誇以天供事又曰汝師如何童曰我師無
感依入作活耳童歸白師法笑而已次日持
金天供不至乃至二三日金作大驚怪於般
若須菩提曩生惋恨夢白眉清麗一僧謂金
曰汝雖誦金剛未足得法利何描生怨恨乎
金白曰多時送供爲誰僧曰持法比丘惱汝
故使十羅刹女每日送生耳汝不知之返生
惱懃於法耶金覺後知老僧是須菩提也抱
大慚恥乃詣法庵禮拜悔謝說夢事又曰多
時見惠甚爲大賜而數日不送何邪法笑曰
比來適忘出生耳自今後不敢忘也翌朝金
之供如前日金益傾伏云

贊曰予見慈恩南山之事與此相似雖佗方
異人亦相並比何哉蓋介勝負彼我於懷者
動有此等之怪恥是又神靈矯其操覆也非
經法之崇庫矣

○釋法蓮奧州人居興福寺後歸鄉持法華同
郡人有光勝者住元興寺業寂勝王經勝亦
反里持經益勤二吾密邇道交和睦勝語蓮
曰兄捨法華持寂勝所以者何此經一切經
中寂爲第一故題云寂勝王是以朝廷建御
齊會講論此經護持國家乃至諸州往往講
說此經以爲勝業所謂藥師寺寂勝會等是
也一人所崇萬民所仰理趣深妙効感迅疾
兄早棄彼就此蓮曰一佛所說那典不貴父
持妙經不忍唐捐勝默而止然時時挑之蓮
不介焉春時勝語蓮曰我等各有齋田今歲
田中不下種子不須耕耘以經感靈能令豐
稔臨西收時視穀多少取經優劣兄若不如
願改所業蓮許諾乃分田畝相齊而誓經春

入夏勝之田苗秀滋茂蓮之畝草萊繁蕪牛
馬徑踐未有一莖秧也村里皆輕蓮重勝益
秋之始蓮畝中生一莖瓠枝蔓布濩盡田之
畦畛過三二日乃花乃實一瓢大如甕累
纍倒偃充塞田中蓮破一瓢盈中純是白粳
粒米精長以斗量之過五及六蓮先供經主
次施隣里縉徒又送于勝勝信伏嘆愧趨蓮
處作禮悔過蓮告境內普施瓢米遠近競取
隨取隨長至窮臘而歇聞見傳語稱爲異迹

贊曰蓮勝之事迹偉特也而世以經言優劣
者大惑也昔宋國持涅槃金剛者二人俄亡
閻王嚴飾金座坐金剛之持者又以銀坐居
涅槃者二人在世又相善涅槃者思而言大
經四十軸我日課必終之金剛者一小經彼
誦不過數卷閻王待人亦有偏乎王知之曰
持誦貴專心不在多寡師讀大經貪多不精
彼誦金剛卷少易專是以座自分金銀耳今
二子之事相似而同矣勝以感應視經持而

不醉者乎。况畜輸贏于其胸乎。是所以其不如蓮也。不必經之尊卑矣。蓮之不介者。其吞勝而不帶芥乎。以故丁匏然歲四來不計。嗚呼無作之妙用與。

忍行五

釋賢悰世姓荒田氏。尾州人也。妙年出家受唯識于興福寺。宣教天平勝寶七年東大寺戒壇成鑒真行竭磨法。悰爲受者。是本朝登壇受戒之始也。性耐苦勵勤修不倦。剥皮然。

指兼有才識。延曆十二年朝廷議遷都。敕悰見新都平安城地。是歲十一月寂壽八十九。釋仁耀姓石寸氏。和州蕩休上郡人。幼歲蘿染姿儀卑矮。取侮路人。而不以介懷。性慈愍餽身。蚕蠅蚊蟻忍可。苦辱遊心。真乘。延曆十五年二月卒。歲七十五。

○釋慧亮睿山圓澄之徒也。兼稟慈覺。初仁壽帝二皇子爭儲位。帝令一皇子鬪藝。勝者得立。兄惟矯弟惟仁。藝敵不決。乃賭力士相撲。

於是乎惟仁有羽林即將善雄惟喬武衛將軍那都羅羅贊力過善雄惟仁付亮云法救亮乃修大威德護摩法惟喬又請真濟闍梨修密供都下皆知一沙門加二皇子也期日二人角力那都羅身體壯大善雄不及群臣以爲惟仁失也于時惟仁馳使告亮亮即執獨鉛杵鑿破頭腦投爐火而供持念須臾忽大威德尊所騎青牛大吼一聲此時宮中善雄得勝惟仁立爲太子貞觀帝是也

釋證空事三井智興興有病鑿治不効時膳部郎中安晴明究陰陽術權死生柄其徒乞救晴明日法師病不起而我有秘符若以人相貿其方可試初興之徒患興之疾者多矣皆曰我等若有命之可代者亦不辟焉及聞此事蹇縮而不應空謂爲法捨身大土之常况貸師死我何遜乎便報安氏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一母年甚老矣若不往辭恐懷愁恨我又欲一見赴死耳乃往母所陳事

母曰我老命在旦暮唯憑汝汝其先我乎然
思汝生替師雖死不遺妾於地下矣如汝勇
勤我歎敵之空歸矣安氏施方興疾立愈空
早受病身心惱逼空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
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取死我豈不換
持者乎空感喜禮像熟見其像似有病質淚
滴在眸應時空疾即痊都下傳爲奇事其畫
像寢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尊門屬
秘授今尚存焉

○釋長明居信州戶隱山年二十五絕言誦誦
法華亦三歲不復臥一日語人曰我是一切
衆生喜見菩薩也來此所燒身已三回今命
盡上兜率便積薪入內自焚康保年中也

○釋文豪居洛城四條坊釋迦院治曆二十年五
月十五日於鳥部野積柴燒身傾都瞻禮嘵
嗟

釋延寂武州慈光寺賴筭之徒也性堪勤苦
嘗修千日護摩時時絕食至散日本師賴真

設飯食與之救辭曰我自今不食欲知絕食之命期又願回此苦修施六趣之渴乏衆人勸解而不許語弟子勝命曰我今斷語食而自居非吾呼不來告自爾不通謁過旬呼命曰我今命竟汝速往旁言此事命走筭所告之相去一里許筭馳來開戶見之手結定印趺趺而化異瑞甚多壽七十治曆年中也

釋仙命波州人也幼上台山無動寺習止觀兼念彌陀額鏤三寶字背懸圖彌陀像嘗詣

四天王寺於聖靈堂對尊像然一指時青龍現形太子手印記曰荒陵池有青龍護伽藍佛法指燈竭龍形隱又往往詣靈場燭手足指或空中有聲讚嘆或夢懷人告往生期嘉保中普告山中向西而終年八十三

釋信敬楞嚴院之學徒也常誦法華嘗曰我斬剥皮骨供養佛法先截手指供不動明王次斬左腳骨刻釋迦像然脛骨漸愈行步如故次剥手皮圖彌陀三尊像次以手指骨刻

觀自在大勢至二像天承二年六月染時疾

病苦劇甚弟子恐訝臨終念彌陀安祥而逝

釋蓮照持法華有至行寒冬脫衣與凍人飢

朝讓食於餓者好服弊衣餒蚤又裸入汙

池食膚於蜡蛭一時入山喫身蚊虻體大脹

受大苦友人告曰此脹處蚊子也炙藥交治

乃愈照曰若治脹處殺多蚊蠅豈害多生活

一身卒寧取命然不忍爲也忍苦誦法華夢

聖僧讚曰善哉沙門憐愍有情慈悲室深忍

厚衣厚以手摩抄脹處夢覺痛息忽脹肉破裂無數蚊蠅飛空而去其瘡自合亦無痕

釋應照居紀州那智山誦法華每至藥王品隨喜追慕一時絕粒塗膳松葉父爲燒身之

具至期著新紙法服手執香爐趺薪上向西方勸請諸佛發願曰我以心獻妙法蓮華經以頂獻上方一切諸佛以腳獻下方一切

諸佛以背獻東方一切諸佛以胸獻西方一切諸佛以左右臂獻南北二方一切諸佛以

五藏獻五智。如來以六腑與六道衆生。回此
善根。向無上道速得菩提。已自把火燒薪。
手結定印。口誦妙經。煙焰上騰。經音不亂。煙
氣薰郁。勝如沈檀。火滅後餘光曜映。山谷明
朗。無數異鳥和鳴飛翔。其聲如寶鈴。遠近聞
見莫不敬嘆。

○
釋春朝音韻和雅。巧誦法華。聽者忘倦。嘗見
罔固悲嘆曰。此惡輩已依惡作來。此今受嚴
刑。思想皆惡。只益惡報。以何方便。令種佛種。

乃發木擔曰。吾當七返入獄。令諸錮黨聞法
華。便往貴家盜銀器。家人捕之付獄吏。適皇
子知朝者下。令於廷尉曰。春朝者善人也。不
加刑。朝已下獄。誦法華。其聲雅麗。罪人聞之
合掌淚下。廷尉夢白象羣。獄所諸天無數下
來。大理卿又夢普賢乘白象。手捧鉢飯立獄
門。人問所由。菩薩曰供春朝。大理驚告。廷尉
出。朝廷尉又說夢。相顧嗟異。如是出入五六
度。廷尉議曰。朝之罪狀非一二。虛靈免刑恣

心作盜且准輕刑二足止後犯獄吏追朝往
北野欲行刑朝舉聲誦法華其音哀婉官吏

感泣而捨去其夜延尉夢天童告曰朝上人
爲救囚徒七回入獄是亦菩薩大悲方便也

朝後散死北野髑髏每夜誦法華有一僧取
髑髏收山中

○釋永助甲州人也移豆州修禪寺暮年限一
朞修念佛期終積薪焚身其煙遙騰成紫雲

邑人哀感敬嘆

○釋叢効早入園城寺學教法後聞石間寺觀
世音靈感往彼晝絕陀語讀法華三千部夜
禮像各三千拜六時修法華密供過三歲已充
回此淨業爲安養資便上道場西南大葛樹
投身時神人以袖受効不下地置別處効又
投神又受如是三度効思時之不至歸三井
朝廷聞之授僧官此像泰澄法師之所刻葛
樹者像材之餘枿也

贊曰梵網曰剥皮爲紙刺血爲墨折骨爲筆

書寫佛戒楞嚴曰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能於
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
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
乃至若不爲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
酬其宿債法華曰若欲得菩提者能燃手足
一指供養佛塔勝三千大千珍寶供養諸修
多羅此類多矣故先佛教鴿飼虎七處受_刀
千瘡然燈不勝枚舉焉是大士忍悲交發之
見者也不然爭知吾堅志確操乎又夫烈士

之赴難也猶遊戲嬉者何彼蹈義而不移
耳烏乎義者道之一岐也彼尚奮勵感激者
若斯况與道爲期乎宜哉諸子萬苦千楚不
離_另不離乎蓋與道爲期也是以刻佛斬骨圖
豫剥皮入獄陽盜取死自餌頭腦碎而偶牛
吼力士倒而

潛龍飛委命也尊像淚滴投身也神人袖披
身薪指燈分光輝於六趣蚊餐蛭膳貯資糧
於三祇善哉佛子健忍深悲者乎

元亨釋書卷第十二

開板幹緣比丘單況命工刊行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毘盧大藏海藏禪院寓居比丘單況等謹募衆緣奉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積位國泰民安命工鑄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昔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三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明戒六

東大寺普照

唐國法進

唐如寶

道忠法師

豐安法師

東大寺明祐

中川寺實範

泉涌寺俊芻

西大寺睿尊

極樂寺忍性

釋普照共榮睿入唐留學照思本朝戒學未
備勸福先寺道璿東遊又誘揚州鑒真來朝
真泛東溟凡五度風濤之難數返數赴其天
寶七歲漂日南國之時榮睿沒海照遂以天
平勝寶六年共鑑真乘遣唐副使大伴胡舶
而來歸教居東大寺

釋法進唐國人姓王氏天平勝寶六年伴鑑

真來聖武帝同真寵遇七年葬壇于東大寺
爲國受戒真爲戒師進爲和上寶龜九年寂
釋如寶唐人與鑑真至戒行清白當代貴之
延曆二十三年正月奏開律講于招提寺弘
仁五年正月化

釋道忠事鑑真稟戒學真稱持戒第一嘗爲
東州導師好行利濟民俗呼菩薩

贊曰佛教之爲利也先化後已不唯已爲利
又令他爲利是釋氏之綱紀也照師勸璿伴

真有意於此乎睿雖沒鄉名不亡矣我尋
真之徒不得纔得一十三子立爲戒之稱首焉
釋豐安參州人招提寺如寶之徒也大同帝
貴爲師

○釋明祐賀州人精戒律兼稟華嚴于觀宿以
選爲東大寺戒壇和尚每夜宿大殿不寢旁
舍應和元年二月病先死三兩日飲食不進
徒弟白曰不食久乞羞糜饘對曰齋時已過
況期又邇生平無之今豈破齋乎及晚念佛

而化實十八日也年八十四

贊曰律學中微我求而不得矣纔一工而已
豈其中世少人乎惜哉

○釋實範姓藤氏諫議木夫顯實第四子也初
投興福寺學相宗又如醍醐寺稟密法于嚴
覺先一日覺夢青龍出庭池矯首噴清水翠
日語徒曰今日當有受法人汝等灑掃道場
果範來由是傾底而付又之橫川明賢所問
台教範傳搜索諸宗而嘆律幢之傾頽乃加

心披尋乃念言戒貴傳授我雖精究爭祭無
師承何一夕夢自招提寺以銅筭通清水于
中川覺以謂是好相也明曉赴招提招提鑒
真後數日院宇廢替僧衆不居庭廡之間半
爲田疇範入寺不見比丘傍有禿牛鞭牛耕
田範問曰真公影堂何在禿牛指某所範亦
曰此寺無比丘乎對曰我雖不全儀相曩少
聽四分戒本範生難遭想就乞禿牛便臘犁
放牛洗手啖水將範向影堂中親授範已得
戒傳即歸中川寺開律講行竭磨自此戒法
亦興初範在忍辱山採花至中川山見地勝
形申官建伽藍名曰成身院後移居光明山
而終嘗述大經要義七卷貞慶法師稱之
贊曰予見支那本邦之律法相似同矣蓋絕
而又興興而又絕其興絕之間世有人乎今
考範師之事有人之謂也善哉銅筭之好相
也吾佛亦或言之矣

釋俊芻字不可棄肥之後州飽田郡人母藤

氏生而數日母棄樹下經三日無禽獸之害
阿姊往見之以爲祥兒抱歸付母乳養以故
芻自字焉或問所由曰十八部主中有大不

可棄者生棄池中魚鱉載浮三日不死然後

汝育予生似之故自名云四歲時母氏與其
舅池邊寺珍曉童稚而有老成之量七歲讀
佛書纔終即誦又暗書焉九歲州之味木縣
吏源憑見其幼敏而無父養而爲子名曰自
然一日憑延飯田山寺僧讀大般若經憑以

芻聰慧雖稚而加僧負諸比丘讀至竒字試
問芻芻應對詳悉諸僧相顧歎異共字之曰
音義十歲讀妙法華六日而終焉十四從飯
田之真俊學顯密之教俊者台嶺座主忠尋
之上足也芻苦學精勤邁於倫輩十八落髮
十九於大宰府觀世音寺受具戒一日忽喟
歎曰三學之中戒惟爲地若不精持豈爲佛
儀乎便脫璽衣著褐衫負笈出西關往來南
北二京扣諸名宿於大小戒律篇聚開遮不

通之者多矣。建久九年欲入宋。謂諸徒曰。我思赴異域求勝法。若不精勵。豈堪傳授。我又自見志操。始十月十六。尅一百日。絕眠。精坐。以徒三十人。結爲六番。置一杖子。約各更持。待睡昏時。以杖撞醒。歷期無怠眠。所命禪杖。屋角塵深。百日之間。畫乃開講。夜伴番衆。身無少惱。目精又不有患。十年四月。率秀賀二十弟附商舶泛滄溟。五月初著宋之沴陰軍。即寧宗慶元五年也。遊歷兩浙。名刹登天台蹊。

石橋蒸餅峯。左麓供茶於五百應真。又到雪竇中山嵒。資受禪要。入臨安。登徑山。見蒙菴。聰禪師。明年春還。四明依景福寺。如庵了宏律師。習律部之。三年矣。持犯開遮宿滯冰泮。嘉泰二年冬離明州。又之台州。居赤城寺。明春禮智者塔。安居佛隴大慈寺。所謂銀地者也。偶有浙西僧盛稱北峯之道譽。務激慕蘭之志。徑到秀州華亭縣超果教院。印開室。湔拂歷。不歲。天台教觀精習無遺。印或時召門人。

十輩試問曰四明兩重能所之義不用繫詞
以乃祖疏記之文加判釋否時諸子各呈句
解芻預數焉荅曰知陰即是而能成觀此輔
句剽略而答印顧諸徒曰和芻得之矣又就台教
觀出五試問唯以芻荅爲寂也台教中至有
律義印避解於芻儕輩因而受誥決者多矣
印嘗謂曰傳聞日東盛行密教恨此土丁廢
不起子已通串盜迴已倒之瀾乎開禧虜寇
印薦奏芻欲習李唐不空三藏安西結壇例

下已當作既

然時論亂靡而不果爲可惜而已芻就律部
出五十三問時之律匠皆爲難荅而莫不把
翫誦憶臨安府不空敎院了然芝嵒淨懷淨
梵妙音會贊極樂院智瑞各送荅釋皆不合
芻意歸朝後日山寺守一作荅釋寄送嘉定
三年秋往四明問鄉舶其歲又如溫州依德
廣律師學七滅諱四年春二月反明州乘蘇
長六船駕溪波著長州安武郡乃建曆改元
辛未歲也其傳來者佛舍利三粒律宗經書

三百二十卷天台章疏七百一十六卷華嚴

章疏百七十五卷儒書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三卷凡二千一百三卷其餘圖

畫碑帖器物等甚多榮西禪師聞榜來歸馳

至博多慰問曰早入京師四月至建仁寺西

公率衆迎接請待甚厚二年冬移崇福寺寺

有銅支提俗呼曰金塔者也貞應三年十月

依肥州刺史平家連請入相州時武州刺史

平泰時領天下兵馬副元帥德威兼重聞榜

入境屈鎌倉營受菩薩戒故大將軍源公夫人特進平氏法諱如實請受戒法嘉祿元年

十月於泉涌寺建重閣講堂明年之春華攜落成即結安居并啓講席二儀皆式宋土法

制軌則肅如也台律二宗指泉涌爲中興元曆上皇於賀陽宮受菩薩戒妃嬪公卿蹙渴

請木叉者多矣建曆帝亦受菩薩戒有貞慶法師者相宗之穎也常嘆律幢之頽壞及榜

之歸自抱事鈔取決焉而喜宿霧之有披也

卷二十一
庚子年

知也豈無法力之得。片時蘇息，乎願師加慈
驗。令我女知本志焉。彷憐焉即課密法。及後
夜，女身暖回到明相吐氣，眼開鼎中。時言語
如常。父母歡甚。問女曰：「女陰中有何事？」女曰
我唯詣上人灌頂之室聽法事。覺身爽朗。忽
如夢醒。不知死也。父母携歸家。遠近聞見莫
不嘆敬。宋開禧三年春。秀州華亭縣章氏白
北峯曰：男蓋銳臥病已三年。願受法救。縱不起。
猶得愈一題。又足而已。印曰日本。彷智行

然至戒業。一丁跪集義鈔等。未暇置喙也。彷盛
唱四書兼講諸部。初肥州官吏秦氏有女。年
十九臥病彌留。醫巫拱手。殆屬纊輿。至寺邊
蓋秦氏與彷有檀契。女若不起。託拯濟也。已
而溘然。父婿悲慟。而失度。母氏泣啓曰：「我女
平居常志剃落。而父婿及妾等。不聽。不幸早夭。
不啻不果。素志亦妾等之遺殃也。縱雖髡髮。
願賜羅墮。又救援之一端也。」彷愍而剃髮。而
授飛母。又哽噎重啓曰：既遂夙志。恨女之不

兼備我不如子其索彼焉章氏哀懇芻修不動使者法期七日至第四日壇上東北角燭無故自滅芻啓印曰密壇有軌息灾壇燈燭自滅悉地不成請不然期即破壇印曰章志可憐乞勿破壇專凝丹誠祇豈勝德芻不得已訴本尊曰密乘輒則此方已絕只我本城獨能燭傳我在異境適修供法若失感應非唯貽本邦之恥何不激此土之一感悔乎精修益堅至第七日蓋銳起坐食啜合家悅懌

歎未曾有章氏覲服用九種印迎芻喜曰章氏之子無恙乎芻曰不也印曰何起食如常哉芻曰密法中不動深悲之尊猶回定業者十八旬章氏之事是也願師有重啓莫再命也後三月蓋銳果殂又同州周氏妻產數子每產甚艱殆入死地而其兒皆夭又孕焉已經三年未誕劇苦不可言也醫巫無驗周氏詣超果乞救於印印語周曰芻法師蘊密教秘軌吾聞彼法銷宿殃祛重苦子其乞藥焉

周氏來訴，芻拒之不許。周氏借命於印，芻到周家修七佛藥師法順軌，建續命神幡。時暴風俄來，破屋拆樹。芻誓曰：「法若成就，願幡旒不爲風壞。」果如其言。第七夜，孺人夢童子來揖，曰：「我是母家之夙仇也。入汝胎，擬汝命者數矣。這回已決焉。而日本芻師修法威神轉力，怨懟還得昇脫。」自今以後，不有慘毒覺後身，體爽健。召姆探胎，姆曰：「無孕事。」何乎？孺人告夢，合家嘆異。孺人乃以三千緡買衆香，熏染絲縷，者三年矣。沐浴潔齋，著淨衣繡彌陀觀音，勢至像報。芻絲緻莊麗，光曜奪目，開展之間，竒香發越。芻携歸，興建仁西公西獻。元曆上皇芻歸時，寓四明律寺，待鄉便先以佛像經書載於船。一夜大風暴起，諸船皆碎，其數八十餘艘。故老皆曰：「自古未有如是，迅飈而芻之載經之船無少損。」沿海吏民寓感異於芻。明年泛洋，猛風俄來，浪硠，船危。舟中震懼，芻端坐，不動默誓曰：「末歲四明之風波，寓經船。」

猶無恙况今日乎天龍豈其舍諸時大星降
檣上光大如車輪一船仰見且怪且驚焉星
隱後風立息初彷彿歸本邦接遲筒嶽伐
私葵荆創一伽藍号正法寺當夷墓趾往往
有礎石傍以古基偶合爲勝地宴居於此或
授密灌或宣戒法往來縕徒常百餘員建保
六年夏和州刺史朝散大夫中信旁以仙遊
寺與焉居此寺齊衡三年左僕射緒嗣之所
建也初名法輪後改仙遊傍又改泉涌洛東
之勝區也寺經數百歲廢頽尤甚傍便作化
疏奏元曆上皇上皇降施甚渥貞應三年七
月勅黃門侍郎源通方上爲官寺初建久六
年傍在筒嶽正法寺味木縣人辨慶夢入一
山寺空中忽有神僧告曰筒嶽之傍師者五百
百生修道之人也汝盍拜之覺後感喜詣寺
禮謗欵密傍自二十七歲絕粒衣裸襯布褐
者十餘年一日北峯語曰若欲弘道長養色
身風冷相侵恐廢利濟已稱渴瓶莫忘傳燈

答余形骸宜慎保護即以帛被度與衲自此
釋褐焉印常對衆稱賞故公卿士庶踵北峯
之闡域者先訪訊衲焉印以衲之妙得宗旨
授法語并唯心淨土之記嘉定初遊上都寓
靈隱之下未竺興輩寺三宗諸名宿商榷法
義公卿大臣聞名歎艷者史丞相錢相公樓
參政楊中良等皆廊廟柱石儒林英華也臨
安府菩提律院住持遷化諸寺律學者會議
欲擇偉器應官奏時律衆議曰不用別揀智
行唯以能答日本衲法師難問者可充其選
會贊瑞律師畫衲像入祖堂題贊上曰贊首
天人大導師家住海東大宰府秋中片月爲
肺肝寧後諸峯作眉宇來杭一萬里慈航歸
降七十州法雨斯何人也斯何人日本傳律
第一祖衲在宋感應甚多故超果院善明之
書略曰日本衲法師戒行道德華亭士庶尊
敬如佛祈禱持咒驅惡攘災皆有靈應蓋古
之聖僧之傳乎又山陰義銛述不可剎那無

此君贈芻銘号朴翁内外兼明禪敎並通所謂會稽名士葛天民字無懷者也銘又寫南山靈芝二師像倩四明樓鑑述贊其上以送蓋樓公爲當時父宗也迂齋先生者即參政也諸方名宿各著書偈嘆美德義靈芝志隱開元道源等也芻將來十八羅漢像者開化寺比丘尼正大師之所施也正語曰見師之相兒宛似第十七慶友尊者恐公非凡故覲此圖願歸本土令人瞻焉芻携到明州時翠

岩主者來見曰此像者唐禪月大師所畫也我昔一見後亦不遇予得之可謂靈珍昔國主固藏宮禁人不容易見况入手哉今只其第二傳寫在育王山猶爲秘蓄此像之貴不可言也持返故國不啻予之靈貨而又海東之幸也又有秦卑封國貝多葉及赤布丁段斯乃彼國獻象於宋主彼王差官使并三沙門共象來三沙門者修多羅僧毗尼僧阿毗曇僧也彼國天竺邊地宋梵異音言語多泥

意緒難達。芻素善悉曇試以梵字書。師子奮迅三昧名。問之秦里封。僧有通解色。而不能言時。有狗臥傍。彼僧酌水灑之。狗俄起。奮身而去。禁僧笑而指之。示芻。梵僧又書梵字授諸宋僧。皆無知者。亦呈諸芻。芻曰是乞鉢盂之詞也。宋僧出鉢付梵僧。梵僧大喜。以爲逢著。知音也。即以貝葉赤布與芻。時宋人嘆芻之通梵書焉。建保二年夏下竺。粹古雲託沙門良祐寄北峯真幢蓋。粹者同門昆弟講法義之禮也。延暦寺座主慈圓教門之領袖也。從芻請益。名卿鉅公欽風者多矣。左僕射藤公甚厚。每年正五九月各一七日寓寺聽講。臨啓手足先約。芻來際。芻至以伽梨授僕射。僕射便起坐合掌向西。而薨。其生死契厚。如是太相國藤道家天福帝之外祖也。累葉宰輔。一世冠冕。常招名德宣揚經論。厚遇芻。芻著佛法宗旨論。念佛三昧方法。坐禪事儀。各十卷。三千義備檢。二卷獻相國。又授唯心居。

士之号。嘉祐三年春寢病，相國駕來問疾，即割讚州二村鄉以充寺供，芳報以宋本經王丁部，且爲終資。相國荅書略曰：和尚傳來圓宗本經一部，敬領遺意，雖爲唯一無二之談，且有彼此傳授之義者乎？閏三月七日集大衆自起燒香告辭，苦口遺囑大衆，嗚咽良久。曰：法界一念謂之空，一念法界謂之假，念界融絕謂之中，絕念了當超佛地。八日夜，書偈曰：生來偏學經律論教，一時打拼寂然無害。

寫了向彌陀像，令掌頭北面西右脅而逝。年六十二，臘四十四，神性慄怕，不事浮華，所有施利偏充修營弘法持律，寤寐於此，又涉外學，有文藻頗善筆翰，在宋時寧宋皇帝敕書如意輪咒，秀州人周冕及錢氏等皆蓄其書，碑銘記讚于求者，墳闡云：

贊曰：予讀唐宋之策載，此方之諸師者多矣，其間雖崇德偉器，大率似慳詞焉，豈以異域乎？獨其釋門正統者，繫務而列，粹古雲之上。

也豈有抑而不得已者與簡比礀又稱務者
屢見其集焉今考其事迹誠一代之魁才也
釋叢尊歲十一離家師事醍醐山睿賢十七

落髮學密乘初唐鑒真天平勝寶六年傳持

律藏流衍上邦年代悠久其學寢微尊常痛

律幢之櫛圮嘉祐二年與同志者四人依大

乘三聚通受法自誓受戒自爾居南京西大

寺盛弘戒法四律五論三大五部無不研究

寬元三年於泉州家原寺又行別受法此歲

授法華寺文篋沙彌尼戒建長元年於法華

寺授慈善等大比丘尼戒至此七衆皆備戒

學再興成于尊也文應上皇聞尊之戒行詔

入宮受菩薩大戒后妃公侯望塵稟受者多

矣正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終西大寺年九

十尊內持密教外興律宗旁涉唯識以故講

論可聞徒屬振振德威震四遠密灌者七十

餘人道俗受戒者數萬人置放生於諸州一

千三百五十六所永仁中賜謚興正菩薩

贊曰吾嘗患士之不自樹立矣偶見興正師之起律汎於既倒之後益固我前言焉何也招提數世之後使人人如興正之志豈有今日寢微之患乎繇此視之興正之出中人者宜矣加之興福故生幽明賴之今世其家者皆勤於此矣於戲其塵垢粃糠猶或陶鑄善人乎

○釋忍性姓伴氏和州磯城嶠人也歲十一投信貴山十三誓不食肉十七登東大寺戒壇

延應之閒有四律匠于南京圓淨談賢覺盛叢尊性就尊受篇聚之學兼聽盛之持犯建長四年語同學曰正今南畿毗尼屬我尊丈也東州未有人矣我雖未得頗欲先度耳是我輩之志也乃如常州宅清涼院闢律學弘長之始入相陽止清涼寺平副帥時賴鄉道譽創光泉寺而居武州刺史平長時欽性律行薪極樂寺延之性移焉熾唱開遮東方之民靡然偃風初正嘉中有沙門營丁宇安丈

六彌陀像名曰極樂寺未落而亡武州之父
重時遷其宇于今地爲齋場至此武州與其
弟業時勑力修營成巨刹性戒講之餘切于
興福募衆緣造丈六文殊大士今般若寺之
像是也寬元初集王畿癩人萬餘施食授
日夜八關齋戒薦母氏之諱也奈良坂有癩
者手足繚戾難于行丐以故數日不食之有
矣時性在西大寺憐之曉至坂宅負癩置鄆
市夕負歸舊舍如此者數祀隔日而往雖風
雨寒暑不缺焉癩者臨亡誓曰我必又生此
聞爲師役酬師德而面留一瘡爲信耳果性
之徒中有瘡于顏者善供給人呼爲癩之後
身性詣四天王寺聞豐聰太子四院施藥療病悲田
事志慕焉自此處度構療病悲田之院其
桑谷療病所二十歲間痊者四萬六千八百
人死者一萬四百五十人已而活者踰五之
四也是役也平副帥時宗發之性輔成之故
以土州大忍莊充其費遠至龍華也永仁二

年奉勅管天王之主務捨俸餘益悲敬二院

此寺太門之外有衡門俗曰鳥居鉅木宏材歲久

朽頽性出新意以石新之高二十丈五尺堅確

望滑國人拭目嘉元元年六月病七月十二

逝府官以降受戒者連屬壽八十七性修營

伽藍八十三所塔婆二十基大藏經一十四

藏諸州河橋一百八十九所

贊曰予考性師之事利濟之迹可見矣蓋又
世其家焉抑不知戒之挾檀乎檀之挾戒乎

元亨釋書卷第十三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旨入毘盧大藏海藏禪院寓居比丘單況等謹募眾緣奉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環位國泰民安命工鏤梓興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普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四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擅興七

管原寺行基 愛宕山慶俊

禪林寺真紹 觀喜法師

寂仙法師

補陀落寺勝道

恒寂法師

高野山真然

高野山祈親

蓮入法師

眉閒寺道寂

谷汲寺豐然

相應寺壹演

山崎寺慈信

行願寺行圓

良峯寺源筭

六波羅蜜寺光勝

神護寺文覺

東大寺重源

釋行基世姓高志氏泉州大鳥郡人百濟國王之胤也天智七年生及出胎胞衣裹纏母

忌之弃懸樹枝經宿往見出胞能言父母大悅收而鞠育童稚之時與兒輩遊動讚佛乘村里牧豎之兒捨牛馬而從者數百人其主或覓兒童馬牛到基所聞其讚說不問兒畜感泣而忘歸基之說誨頃牛馬散諸所主各以爲已失也說已基上高處呼牛馬應聲而來各主牽去率以爲常十五出家居藥師寺學瑜伽唯識等論於新羅慧基又從義淵益智證二十四受具足戒於德光法師基事行

化道俗追隨之者以千百數所過遇峻難
橋修路指某地之可耕墾點某水之可瀦灌
穿渠池築堤塘計畫功績不日而成州民至
今賴之王畿之內建精舍四十九所諸州往
往而在焉基嘗行化返故里里人捕魚而宴
池邊基過其地年少戯以膾薦基基笑之須
臾臨池吐出皆爲小魚游沫去見者驚伏基
私度沙彌救禁固身在獄中而出遊里聞獄
吏以聞詔赦之聖武帝甚敬重之天平十七

年爲大僧正此任始于基時智光法師若云有
辯慧聰疏孟蘭盆般若心等經聞基榮授曰
我才智宏淵行基只營小行耳朝廷弃我取
彼何幸抱嫉恨隱山谷一夕俄死其徒以
忽殂未葬十日而蘇語諸弟子曰冥使驅我
而行路有金殿高廣光耀我問使者此所何
冥使曰汝稱智人何不知之行基僧正受生
之處也又進行望見煙焰蒲空間之答曰汝
當墮之地獄也既而到閻王所王呵曰汝於

閻浮提日本國有謗疾行基僧正之心今所
以召汝者治其罪也非命終也即令抱火銅
柱我肉鎔骨融而後放還言已馳謝基基時
在攝州造難波橋遙見光來而微笑光伏地
作禮悔謝說夢事二十一年正月皇帝受菩
薩戒及皇太后皇后乃賜號大菩薩二月二
日於菅原寺東南院右脅而寂年八十二基
之所過耕夫捨米糴織婦投機杼奔波禮謁
村閭闐咽而不容易往來云

贊曰佛法入日域而二十歲豐聰皇子在襁
褓而讚佛乘居儲貳而宣真諦其後五十年
基公出焉伴孩癡而顯異受

皇王之大賜故揚教法先營刹寺畿甸半百
諸服相次踵乎基之爲名也我道之地乎

釋慶俊姓藤井氏內州人事道慈學空宗居
大安法華等寺嘗開愛宕山爲第一世天應
元年爲僧都性懷慈愍好施貧病
釋真紹幼事弘法大師長受灌頂于實慧齊

衡之間建禪林寺。貞觀十五年七月七日滅釋觀喜。和州人也。行住坐臥唱彌勒号好修古塔廢寺。自曳材運土。或乞路人。加助常攜鼓唱彌勒上生兜率天四十九重摩尼殿等偈。而勸發人心歸寂。時異香盈室。

釋最仙。嘗任常州講師。戒行備足。四衆歸崇性。抱利濟修寺院。掃堂宇。夷嶮途。架絕梁。走急救。危切於已。逢旱澇。不待延請。祈求修法。屢有感應。問疾餉餓。存活之者多。俗号悲增。

大士

贊曰。吾法有莊嚴佛土之句。是大心士之事業也。諸師營新宇。修廢寺。夷嶮塗。架絕橋。皆是也。佳乎彼莊嚴者。此莊嚴也矣。

釋勝道姓。若田氏。野之下州芳賀郡人。早出塵累。鑽仰勝業。州有補陀落山峯巒峻峙。振古未有陟躋者。道以神護。景雲元年四月企跋涉路險。雪深。雲霧晦暝。不能登止。山腹凡經三七日而還。天應元年孟夏。又興先志。亦

屈而退，延曆之始季春之月，發大誓，致勤修，
且曰：「者回不到山頂，亦不至菩提漸達于頂。
衆峯環峙，四湖碧深，奇花異木，殆非人境。道
堅誓所，遂悅目，喜心，乃結謁舍於西南隅。修
懺，又三七日，道雖究山區，未盡湖曲，三年之
夏，造小船，浮東湖，西南北湖，備極游蕩，就其
勝處，建伽藍，曰神宮寺，居四載，道行與靈境
並傳。桓武帝聞之，敕任上野講師，又於都賀
郡創華嚴精舍。大同二年，州界大旱，刺史令

○
道祈雨，道上補陀山，行法事，甘雨速降，百穀皆登。

釋恒寂，天長帝第二子也。姿儀端雅，好讀經
史，綴文辭，承和帝冊爲皇太子，監撫之暇，志
慕佛乘，常辭儲位，事迷逸，帝不許。承和七年，
天長上皇崩，九年，弘仁大上皇崩，太子廢爲
金紫光祿大夫，謂左右曰：「元志逃佚，今是時
哉？」乃隱淳和院東亭子，俗曰亭子皇子，嘉祥
二年，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五，貞觀二年。

受具足戒，敕從真如阿闍梨稟兩部密法，晚以莊田資產捨大學寺。大學寺者弘仁帝之故宮也。天長大后改爲佛寺，寂造丈六彌陀像，又度諸經論等，寺供僧額皆寂之所置也。仁和元年九月二十日浣沐淨衣入室禪坐，翌日禪寂不開弟子恆之啓戶見之向西跏趺近而觸之屬體已冷，年六十有二，兒才操似父，寂出家日，二子同剃落寂善草隸弘仁天長二皇世稱二妙。然論者言弘仁勁筋乏

肉，天長豐肉軟筋筋肉均平，肥瘦適宜者只亭子皇子也。

○釋真然姓佐伯氏，讚州人，弘法大師之甥也。就而學密乘，又受真雅之灌頂，法臨不定語然曰：我以此山付汝，汝其勵志營構爲鎮護之靈區，真言之教場。汝其助乎？蓋金剛峯寺此時未成，故有此遺訓。然盡心於營造，以故高野之峯爲然之門院，寬平二年爲僧正，三年九月十一日滅。

釋新親七歲喪父十三投興福寺學相宗有

聰慧譽偶省母疾落髮母尋死自此持法華

薦二十親時稱持經者以故名焉行年六十忽

自念言二十親之間我只一子偏專愛憐報生

苦樂恬不省豈孝子之情乎便詣長谷寺期

一七日索知恃怙生憂第三日夜夢或告曰

西南有山曰高野金剛峯汝其往彼必得感

知乃以指指南其指端放一光金剛峯寺

山川殿宇灼灼在目翌日赴紀州已而至高

野此山弘法定後距今八十余年廢毀尤甚

荆棘塞路親披榛莽到塔所祈求如長谷十

日忽淨眼根見覩史內宮庭上有三莖蓮華

菩薩各坐二花丁花未開親問曰是菩薩爲

誰對者曰此二大士汝父母也是汝法華讀

誦之感報也其不開之者汝當坐耳親見野

山之廢委身修營不幾榛棘復輪奐金剛峯

之再興者實親之力也

釋蓮入居伯耆大山寺勤精修寬弘之間詣

長谷寺期七日誓曰願大悲者示我來世所

居第七夜夢一比丘從殿帳出曰自此西南

九里有勝地汝止彼修練必生兜率內宮覺

感喜即至彼東西山高地形邃闊而無堂宇

又絕人蹤入偏憑夢事居一樹下其夜西方

有光入以謂魅怪也夜夜如是然無燒害一

朝往光所有木巖上置石板敗葉埋積苔蘚

固封入去蘚葉立板拂拭石面雕彌勒三尊

像其刻畫奇妙殆非人工也入作奇想益固

前夢普告四來勸建精舍經年終于此臨亡

果有祥瑞

釋道寂未出家時貪營家產不爲佛事一旦
幡然志剃染便思忖我塵垢甚厚豈容易發
菩提心乎當祈佛祐乃詣長谷寺一七日夜
精修欣求夢老僧語曰菩提心無體相即如
是心名菩提心覺而猛省便出家浮遊名山
霧區後居元興寺坐禪念佛夕陽時必向西
觀想又移住眉閒寺其主者有舊好嘗誓作

一碑手半觀音像一千軀功未竟寂戮力勉
勵不父而成寂修福業鑄洪鐘三捨東大長
谷金峯三寺父安三年十二月小疾唱彌陀
而終年八十餘

贊曰予見諸子之有爲也不徒爾矣道之興
者勇也寂之興者藥也然者承託也親者依
孝也慎終者入也輔舊者寂也皆各有旨乎
哉

釋豐然欲營勝藍安觀自在像延曆中相役

至神州谷汲搆精舍當平基鑿一巖忽石中
油出然生希有心誓曰我於此地安大悲像
若博利來世願此油益多言已湧如泉然大
喜便安十一面觀音像長七尺五寸自是霧
感溢傳延喜中朝廷聞其瑞應賜額華嚴寺
其油漸微今猶足殿前常燈云

釋壹演姓大中臣氏洛城人父備州刺史治
知也演少翔仕途二兄相繼亡因而厭世幻
拏冠纓師藥師寺戒明出家承和二年受具

戒常持金剛般若真如闍梨見爲法器授以密敎演居止不定或宿市鄼或住水邊適至河內一老嫗讓宅曰此地商賈之巷魚鹽之津非師深悲誰諭愚頑邪願居此宇成精藍焉演平基趾土中得古朽佛像支體不全人傳爲異漸達天聽敕將作監監營構賜額曰相應寺演運黑土築方丈壇安尊像壇變白恰似塗粉見者竒之又建感應寺事在寺像志皇太后不豫延演持念病即愈貞觀七年

太師藤良旁寢疾百方不効屈演加之所患立差上大悅擢僧正演抗表辭之上不詰九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奄然遷化年七

十五謚慈滅

釋慈信有神異常飛鉢乞食故世号空鉢上人初攝州中山有十一面觀音像昔上宮太子令百濟佛工刻之像成時時放光古老傳像放光照巖其崛成金色延喜中信對像啓曰我此日域何地爲靈區乎我願殫力於營

幹其夜夢像告曰我平等慈悲無刹不現然
山州山崎其民緣熟信乃移像於彼又飛鉢
求營造邪輩多作侮慢此類咸受疾邪衆悔
過歸像疾盡愈一日信採花而出還見無像
旁尋四旁去旁半里像在草裏而立信已到
此像語曰我非厭子而去此地來世多吉祥
故我來此子只歸院安居信以像言書側石
四來聞見傾伏營搆不日而成

釋行圓鎮西人寬弘二年遊帝城頭戴寶冠

身披革服都下呼爲革上人圓持千手大悲
陀羅尼又欲得好材刻其像一夕夢沙門來
告曰明日送爾異材翌朝果一僧至語曰賀
茂神拘側有一槐木莓苔纏封不知幾千百
歲其外似朽內甚堅實每至六齋日槐畔有
誦千手神咒音近見無物遠聞有聲自古名
爲異木是子之所求材也古老傳言昔城北
出雲路有小女臨鴨河流衣一箭汎流而來
女取見之鴨羽加苦女携還家插簷牙自此

女娠已而生男兒，父母問其夫女曰無。父母以爲匿也。兒三歲，父母議曰：世豈無父而有兒乎？思此，卑人乎宜。具酒膳大宴里夫。令此兒持杼試告言以此杼置汝父所，其得杼之人便兒之父也。議已，多會鄉人數爵之後，令人送杼時，兒取杼穿衆人出堂而置簷上。鴨箭所，父母及諸胥怪之，相議曰：是箭屬鴨羽。宜姓此兒。爲賀茂氏。賀茂也和訓。於是兒化成雷上天。母又同時登天而去。今之賀茂中祠，昔上天母也。

爲田中時，田主已鑿秧數畝，其苗俄變成槐樹。母氏降樹下爲神。今賀茂中宮是也。兒又降爲神。賀茂上宮是也。其槐歲久偃仆，世貴爲靈木。不厄樵材，故至於今也。子乞神官刻菩薩像圓喜而詣神主告事。神主不斲不日而成像。長八尺，營行願寺安之以圓衣革俗呼行願寺爲華堂。後仁弘法師得餘材，又造八尺像，安良峯寺。

釋源纂因州人母娠時勞苦異常，及誕以爲

不祥子弃之路傍牛馬不踐鳥獸不害三日
無少傷隣人恠之收而育之及總角上睿山
經年剃落受戒壯歲還俗丁母喪不任哀毀
返本山登壇重受時年四十五後至西山良
峯枕石漱流清修自適欲創道場基址不平
岩石磊砢難施畚鍤_木篳愁之一夕夢異僧告
曰上人莫愁我助健夫次夜野猪數十鑿石
負土翌早見之墓地坦衍乃創蘭若良峯有
牛鳴之地者自篳始篳持佛舍利三粒一朝
失一粒篳常憂之寬治五年九月啓法華講
會供舍利席上得舍利一顆即所失之者也
篳悅之甚始失舍利後左肩生疣已數年矣
及舍利返疣自愈乃知舍利包在疣中聞鬼
異之自入良峯七十餘年不踐紅塵長臥白
雲京師邊地慕風奔赴漸成寶坊徒衆益繁
篳厭誑鬧去寺不遠別構草菴閉門宴坐動
經時日七十年來不破齋或數日斷浣衣無
蠅蟲身無癬疥池蛙聞爾庭鳥相馴承德三

年暮春結定印端坐而逝經日容兒不變其徒闕全身年一百一十七歲

贊曰或言古之興建必有感何對曰神靈助發也曷區然有道也蓋膏油非石礪之生也豚豬豈使役之類乎朽佛出地中靈像立草裏終古苔枿一旦就斲寧非神助乎因此而言五字者有道而感者歟

○釋光勝不言姓氏爲沙彌時自稱空也人又不諱言空也少好佚遊天下殆遍所過道塗

多爲利濟荷鋤鏟險拾石鋪濕架破橋修廢寺無水之地多穿井并必甘冷以其常唱彌陀号俗名彌陀井往往而在焉荒原曠野每逢遺骸捨聚一處念彌陀名灌油而燒過弱冠於尾州國分寺薙髮爲沙彌天慶元年入王城於市鄺唱彌陀勸化人人呼爲市上人天曆二年四月上天台山從座主延昌得度五年京畿疫死屍相枕也憐之自刻十一面大悲像祈之像成疫止其長一丈於洛東勸

四衆創一藍號六波羅蜜寺奉安像焉也居
播州搘穗郡峯合寺看大藏有不通更夢金
人來說阿州海中有嶠曰湯嶠觀自在感應
之地也也焚香臂上七日夜不動不睡願見
大悲真身其像放光也在雲林院一日入城
有老翁倚城垣其兌甚寒齒牙相戰也曰尊
老凜寒何立此乎對曰我是松尾明神也頃
受般若法味乘上白牛綻綻之車以故貪癡
之風逼我虧師善法華願有意乎也脫衣度

與曰我著此衣讀法華者四十年其妙香薰
皆染是衣今獻之可乎神悅受之便披身相
溫如無復寒氣老鋟工禮也白日暮道遠如
生死何也教曰只專念彌陀工辭還中路逢
賊工潛念彌陀賊見曰空也上人也捨去
應和三年八月延名德六百人於六波羅蜜
寺慶讚金書大般若經此日文殊大士現比
立身受供語在淨藏事中始也寫經欲以水
精爲軸其玉凡一千二百顆不可容易而得

也。詣長谷寺歸途次勝部寺。一比丘問曰。此行何爭也。說軸事。比丘曰。是寺昔有沙門發君願而未盡。功莫令。玉散失乃造石函埋在地中。今聞君言恐再誕乎。便將也。塋地果得軸珠與羽。二州夷狄之地。佛化少至也。負像經往彼說法。二州順化者多。和州別駕伴典職妻年老爲尼常詣也。聽受天祿三年九月也。送破衲尼所。令其綴十一日尼補緝已馳。

婢曰。我師期近汝走速獻婢及復曰。上人入滅尼不驚也。臨亡時著淨衣執香爐端坐語門人曰。無量聖衆來迎。蒲空語已氣絕而手中香爐不傾。時香氣蒲空音樂響。天年七十五臘二十五

贊曰。天慶之前念佛之人希矣。也公出此時鼓黔首之民。倡市鄼之佛事。其後信空師挾性真而和之方。今孩嬰稚兒戲謔娛慙靡不以彌陀爲口譽者也。化之遺也。噫乎也。之檀

興者不在彼而在斯興

釋文覺姓藤氏親衛校尉持遠之子也覺俗名盛遠以家業早備宮掖衛兵曹年十八誤斬婦首因茲雍髮修歷靈區後回上都至城北高雄山寺院宇朽頽榛莽埋路覺以謂昔弘法大師與八幡大神親於此地唱和密乘况寶字神護之間國祚有虞故太神託和清建精舍是以光仁帝号神願寺天長帝改今名近世王室艱厄恐此寺圯廢之所由乎我雖居方外皆王民也斯地之廢二下諦之亡也於是乎發憤竭力於修營乃作化疏普于諸檀一時入保元上皇宮奏幹事適宮宴絲竹迭起羣臣歌舞不遑以聞覺性強直以爲侍臣阻沮也便近宮闈捧疏呼稱覺聲鹿大絃歌錯紊上皇大怒付延尉獄又竄豆州始武衛將軍源賴朝自永曆貶屏此邦逐客放臣羈旅艱窘聞覺新謫逃虛足音猶得一跕兜故都名僧鄉情可憊就而謁且曰父祖受官

誅身錮遠黜願以我髮煩帥手可哉覺熟視
曰公必領天下兵馬之權不可失也自此益
狎治承之末源公奉詔伐平族至文治始盡
殮元曆帝賜元帥之任果如覺言以敵與源
帥善神護之搆復不久而成源眷日渥道福
倍盛又修東寺二寺之修營覺之力居多覺
耐苦行他人不及嘗在那智山發大誓七日
立瀧下時臘月頭髮皆凍瀧水觸之其聲琤
然過三四日膚體通沴氣息已絕而身不傾
忽一童兒來以手摩覺自頭至腳其手甚暖
覺乃蘇問曰何人對曰不動尊使我保護師
耳言已上天覺益勇健謂明王加我我豈慮
命從今增日盈三七然其後瀧水煥如湯又
無寒苦覺受瀧水竟三七且其責豆州誓曰
我若成神護之修波上舟中至豆州不言久
近不敢飲食而命不終或又溢焉營復之不
成也營復之不成也生何如死經三旬著州
上遂無飲食云

釋重源黑谷源空之徒也仁安二年跨海入

宋適興明菴西公遇于四明相伴上台山拜

蒸餅峯阿羅漢又返明州見鄧嶺舍利瑞光

三年秋偕明菴歸治承四年東大寺罹寇火

朝廷令源領幹事源以爲昔聖武大帝舉斯

役以王者之威福猶募幹緣于天下蓋分勝

利于萬姓也故聖疏曰一針一草各人各佛

况近世王室多故非官司之獨有也我鑑贊

負而裨官造乎源有巧思乃作一輪車大可

容身車之左貼詔書右幹疏巡行州縣勸勵

萬民其巨檼碩梁長二百尺大數十圍源巧

畫妙計運轉如神梓人皆附而乞指授十餘

歲建久六年春三月落慶上太上皇從百司

率寺大將軍源賴朝監護宿衛法事之壯觀

也源沒置遺像于寺予遊東大寺衆人聚

所予怪而往古復舊杖人爭頂戴予問故對

者曰源上人之遺真跡詣寺者必先捧戴摩

搢予熟見其杖履光瑩如也蓋把玩之歟也

是以知源之遺愛矣耳

贊曰昔者禹竭力溝洫後世稱禹以大功考是也然禹之德亦廣矣方今言覺源者只稱其功而不稱其德我恐二子亦有禹之廣者乎蓋功亦德也夫功者德之顯者也德者功之隱者也隱顯不齊所以爲德者一也學者思之

元亨釋書卷第十四

大日本國延文慶寺有旨入毘盧大藏海藏禪院寓居比丘單況等謹募衆緣奉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丈武官僚資崇 緣位國泰民安命工鑄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千卷普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五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方應八

聖德太子

役小角

越知山泰澄

南天竺菩提

林邑國佛哲

伏見翁

勝尾山善仲

彌勒寺開成

園城寺教待

聖德太子者用明帝第一子也母右夢金色
比丘語曰我有救世願願託右胎右問誰乎
對曰我是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右曰妾腹垢
穢豈當聖居對曰吾不狀穢唯欲拯濟言已
躍入口中覺後喉裏苦吞物而後娠及八月
胎中而言聲聞于外敏達二年癸巳正月朔
后虞遊至癮閑不覺而誕時赤黃之光自西
來照宮中至此已十二月焉嬪御驚抱上殿
四月而乃言能知人舉止軀體甚香懷抱之
人竒馥染衣數月不滅六年冬十月百濟國
貞佛經論等太子奏曰欲披閱帝驚而問之
對曰昔在陳國住南嶽粗見斯文帝恠毒焉
推古三年夏五月高麗沙門慧慈來號爲博
物教慈爲太子師太子語曰法華某句闕一
字公知之乎慈曰我本國經亦無此字太子
曰昔吾所持經有此字慈曰經在何處太子

太陳
疑字位
之轉外

微笑曰隋國衡山寺十五年秋七月羌野妹子如隋國令曰我先身所持妙法華在衡山般若臺汝之彼取來彼山吾法友只三僧在焉乃以三法衣付妹子曰此信衣施三僧妹子承命入隋登南嶽果遇三沙門太陳子之旨與三伽黎三僧驚怪感喜乃取一漆經函付之十六年妹子得經而歸獻太子太子曰此經非我所持老僧輦寄耳斑鳩宮有淨殿号夢殿每入必沐浴太子製諸經疏若有滯疑即入此殿金人必自東方來諭以深義秋九月太子入夢殿閉戶不出一七日宮中大恆慧慈曰太子入三昧矣八日之晨玉几上有一經卷太子告慈曰是我先身所持之本耳一部複一卷也妹子取來之者我弟子之經也吾定中取來也乃以落字之所示慈慈大奇之太子薨後山號大兄王得此經六時禮拜一時失經不知所在世傳洪隆寺妙經是也或曰妹子取來本十七年秋九月隋使

來曰去秋皇太子駕青龍車取南嶽舊坊經
凌虛而去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遊片崗逢菩
提達磨初二十年夏四月太子製憲章一十
七條國人賴之十四年秋七月帝請太子講
勝鬘經太子披袈裟握塵尾坐師子座儀則
如沙門講已天雨蓮華大三尺帝大喜即其
地建伽藍今禪寺是也冬十月勅講法華於
岡本宮帝覩播州莊田一千畝太子即納法
隆寺十七年製勝鬘經疏二十年春正月製
維摩經疏二十二年秋八月蘇馬子病太子
勸出家親授具戒此歲製法華疏初敏達七
年奏曰白黑月初八十四五是爲六齋此日
諸夫檢國政乞天下止殺制可用明二年太
子年十五秋七月帥官師討物守墾取白膠
木刻四天王像乞冥助大連亡於播州玉造
岸上建梵刹安天王四像推古元年移於難
波荒陵東二十五年太子入定見皇統出奏
曰後代帝王多災害非佛法力難固寶祚願

建精舍鎮皇圖帝從之乃創寺於熊凝村初
敏達十二年百濟日羅來身放光神異不測
太子微服從諸童子入館見之羅指太子曰
是神人也太子走去易衣而出羅再拜跪地
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粟散國太子
從容而謝之羅放光太子亦眉間出光謂左
右曰我在陳彼爲弟子常禮日天故有光耀
推古元年夏四月立爲儲貳萬機委之七年
夏四月百濟王子阿佐說偈禮太子語在資
治表十六年秋八月隋使來太子微行伺之
隋使指太子之所曰彼有真人氣二十六年
冬十月語妃膳氏曰我在南嶽承達磨勸説
生此土我今只世緣二十脊耳二十八年太子
寢病帝慰問曰太子有所思乎朕乞不近對
曰臣以不安居儲位久柄機勢聖恩未酬餘
何索邪唯恨熊凝精舍規模甚小願上改造
亦是宏壯帝基耳帝許之今大安寺也春二
月五日語膳氏曰我昔在震旦持法華今爲

日域副貳流傳佛法弘宣。丁乘吾能事畢矣。
不樂久居五獨妃反袂嗚咽又曰我今以去
矣子可伴也乃沐浴新衣妃亦然二人共入
寢翌朝日上太子及妃不起侍嬪褰帷二人
長逝太子年四十九其夜天地變瑞甚多即
海萬姓如喪考妣哀號之聲盈衢路喪斂之
夕太子并妃容兒如生身體薰郁兩屍輕只
其重而已太子有驥馬甲州所獻常駕此馬
科長廟葬日驥自負輦從車殯已向廟
大嘶高躍而斃過七七一鳥飛來集墳上鳥
鳶有來此鳥拒去時人号守墓鳥三年後不
免慧慈在高麗聽太子訃慟哭曰太子大聖
人也我雖異域心在金蘭哲人亡矣我獨何
存來歲二月取滅必與太子同時日至期果
然太子有六名誕廐邊故曰廐戶用明帝愛
敬居宮南上殿故曰上宮八人奏事一時善
聽故曰八耳睿明仁恕故曰聖德豐聰耳聰
者八耳之同稱也太子造九伽藍四天王寺

法隆寺元興寺中宮寺橘寺蜂巣寺池後寺

葛城寺日向寺

贊曰昔者婆伽梵楞嚴會上有大警句賢聖應化不泄密因只除臨終之遺付也蓋誠像季之枉誤耳太子生吾國醇厚之時孩孺神靈不慎本質鼓此癡朴之民鄉彼玄妙之法感應指撝疑恠自絕亦大士之善權其唐棣之孽乎不然者斯民不易覺也況勝海之嚚頑守屋之暴梟其時猶有跋扈狂趨乎政令

三十載憲章十七條宣傳真教翼贊

聖朝微太子吾道殆弗昭昭矣嗚呼南嶽導化之末標者東域佛法之根苗乎

論曰上宮太子神異無方實應化之選也然此書以釋史名焉方應之傳太子居首雖有實名不協矣曰不然此書專用摩訶衍今夫貴蘿染賤冠巾者小乘之儀也修多羅有心出家身出家大乘主心不言相矣太子豈冠纓之所絆乎况方應之科不滯相也今之布

置順科意耳曰諸經之有序列也先比丘後
菩薩至此不倫寧有據乎曰阿闍世王經有
文殊迦葉讓坐位已而文殊所將二十在家
在前而住迦葉等五百聲聞在後而坐是也
子若固執比丘相者德光論師不拜慈氏之
謂乎曰思大陳大建九年滅太子敏達二年
誕以曆考之太子五歲時思公化豈有未死
而受生於他方哉曰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曰人年老少識多忘者識轉稍向後生處夫
塵累之人尚存此身赴佗界况救世之大士
分身百億何容疑於其間乎曰太子古傳曰
太子四十七歲冬語妃曰昔我在南嶽修道
名曰慧思有婆羅門僧達磨者後魏文帝大
和八年丁未十月入支那遊歷衡山於是達
磨結草庵六時行道時思問曰公修道幾年
對曰二十餘歲思曰得感應乎對曰無達磨
良久曰禪定易厭濁世難離今遭素交我意
足矣子何更數生吾此山不移餘方惜哉化

之不傳乎海東有國願子生彼彼地三毒雖
厚聖化可宣子其恩之乎思曰公誰人乎對
曰我是虛空也言已東去思大尋又六時行
道年方五十後魏皇始元年庚申長逝然則
聖言不虛故我生此國安撫百姓興隆三寶
又捨此身生賤種出家修道誓度有情是我
本願也妃流淚曰殿下之言非妾所知哀哉
舍我而去太子曰我只卅緣二歲耳古傳又
曰太子曰我昔生支那爲賤人聞比丘說法

華道家事比丘爲沙彌修法華三十年終衡
山當東晉之季也又爲韓氏子出家修道居
衡山五十年宋文帝世捨命又爲劉氏子出
家修道四十餘年終于衡山又爲高氏子修
于衡山六十年終焉又生梁相家出家上衡
山修練經七十年從陳國生此土流通佛法
此等奇迹子蓋備載今只二十六年纔數語
何其迂闊哉曰史法正歲時不即爲瞽焉我
謂你古傳者不熟南北史耳其事可取其年

不可取故我摘數語繫于年耳吾今詳語汝
吾祖之入梁傳燈作孝武普通八年丁未過
魏作孝明大和十年然嵩明教著正宗記曰
普通元年庚子魏明帝正光元年也我考南
北史及諸禪冊嵩文爲正也古傳之錯少似
于傳燈今古傳曰後魏文帝大和八年丁未
十月蓋并傳燈之魏年号梁甲子而言一謬
也我祖之在支那也九歲諸書無異說今曰
三十餘歲二謬也又曰思大遷化年爲後魏

皇始元年庚申是大不然南嶽願文曰歲在
乙未生魏國蓋魏宣武延昌四年梁孝武天
監十四年也若夫皇始者太祖道武之年号
也况皇始之元丙申也非庚申先延昌丁未
二十年三謬也而作古傳者不必因傳燈而
相似者贊本多同耳古傳又言思大先世不
多乖時只其恩公本傳有一生岩二生塔三
生藏今日五生雖不合支那太子詳說無妨
耳今曰上衡山修練七十年從陳國生此玉

本傳曰陳大建九年逝壽六十三不多違也
然則傳燈等諸書皆曰思大生和國鑑真又有言古傳之文雖錯歲時不無其事文記

事春秋之法也子議吾乎

○役小角者賀茂役公氏今之高賀茂者也和州葛木上郡茆原村人少敏悟博學兼鄉佛乘年三十二棄家入葛木山居巖窟者三十餘歲藤葛爲衣松果充食持孔雀明王咒駕五色雲優遊仙府驅逐鬼神以爲使令日域

靈區修歷殆編丁日告山神曰自葛木嶺跨金峯山其間危峻雖苦行者猶或難汝等架石橋通行路衆神受命夜夜運嵒石營構小角呵神曰何不早成對曰葛城峯一許主神其形甚醜難畫役待夜出以故遲耳小角促一言主一言主不肯小角怒咒縛繫之深谷一言主託宮人曰我是管逆寇之神也竊見役小角潛窺國家不急治殆乎危宮人以聞文武帝下殿召小角小角騰空飛去不得

追捕官吏設計略收其母小角不得已自來就囚便配豆州大嶋居三十年晝守禁而居夜必登富士山行道踏海而走猶行陸其疾飛鳥不可及也黎明歸嶋大寶元年放回近京師凌虛飛去小角嘗在攝州箕面山山有瀧小角夢入瀧口謁龍樹大士覺後搆伽藍自此号箕面寺爲龍樹淨刹世曰小角自坐草座載母於鉢泛海入唐

贊曰道德全者鬼神不得而窺矣役君神異

可謂不測者焉然遭神誣受竄譴豈咒力有未充之處與古記曰道昭師在唐時五百羣虎共來作禮一虎人語曰新羅山中衆虎之所伏也願師赴山導我暴憚昭默受請乃至彼講法華羣虎側聽其中有和語者進曰我是日本國役小角也昭愕然問曰何在此對曰日本國神曲誦是以我道去化異類耳然或又有往矣亦可以爲善應無方之一端矣而此事年代少乖故我不系木章疑又役之放

風讐惑

逐古史或有誤乎方今攀大峯之嶮巇撥葛嶺之深邃者皆祖述于役不以形服而易禳也嗚呼役之化迹盛乎哉

論曰冶容粉黛者感我肉眼也不得不容好醜於其間矣鬼神不然具分夫眼豈言羨惡于形見哉一言主神豈其然乎曰渭中有留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神曰我見醜鄉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神乃出首班以腳畫地忖神覺之便沒水故

置其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又秦始皇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於是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纔上前腳其跡地即沒僅登岸是等事又異域之神恥醜者也夫鬼神多類豈言好醜之有似吾輩乎以渭海而言一言主曷其不然邪

人當作入

○

釋泰澄姓三神氏越之前州麻生津人父安
角母伊野氏夢白玉入懷而有孕白鳳十
年六月十一日生時白雪降落庭宇皚皚產
室之上積寸餘及五六歲不交兒輩不遊闌
闈百戲喧巷衢未曾出見唯以泥土作佛像
以草木搆堂宇或采花水合掌供獻率當戯
娛持統六年道昭和尚遊化北地適投三神
氏忽見小童頭現圓光覆以寶蓋昭獨見餘
不能見昭驚告父母曰此兒神童也加敬育
焉時澄十一歲十四時夢身坐蓮臺傍有沙
門語曰汝知否我是汝本師也住在西方汝
所坐蓮者觀世音所持之花也汝可以比丘
形施十一面利生普照之德覺而怪喜慎不
語人其歲冬父見兒夜夜失之怪語兄安方
曰季兒每夜潛出汝趁所止安方承教竊伺
出時匿身蹕跡到越知峯巖洞中第入內禮
拜數百高唱曰南無十一面觀世音神變不
思議者言已出洞登峯頂嵒巒峭峙安方不

能昇返宿洞中。遲明歸家報父。未脫獲弟兒歸後。接遲此峯苦修練行。自薙髮爲比丘衣。藤皮食。松葉修懺。積年發得智解。自然感悟。密乘木寶。二年有小沙彌。自能登嶋來謁。澄含笑曰。相需者久矣。汝其來也。宜爲給使。便付鉢多羅。令守護焉。澄不言晝夜風雨。長時行道禮讚。其苦勤殆非人力所能而此沙彌如影不暫離。常臥雪裏。澄名爲臥行者。客比丘來。寓語沙彌曰。勵勸進趣。是名爲行臥。

曰此官米有定數不足充供沙彌還山時船
中斛米如鴈相連飛來峯頂淨定嘆未曾有
入峯禮澄曰卑心多貪格師淨供而是官祖
願還供餘澄笑曰非我所知小沙彌之爲也
汝向彼謝之淨定如教沙彌曰只留小供餘
盡還汝淨定曰今此峯巒崎嶇摺疊許多米
斛爭可運移澄曰汝只歸海濱艤舟而待此
沙彌能可返移淨定返舡所其米如前飛還
淨定見之感激轉深輸官畢不歸本邦入山
事澄採果拾薪百役不倦澄名爲淨定行者
澄語客曰沙彌心行者也淨定身行者也養
老六年秋上不豫醫巫不効上語侍臣曰朕
聞越大德神異不測朕病恐待藥乎宣澄赴
都在行只淨定一人而已澄及晡入宮顧定
曰吾三鉢杵在白山室急採來定還山採杵
黃昏授澄王公以下莫不嘆伏皆曰澄不可
言也定又奇矣澄近錦襖手把三鉢杵口誦
忿怒明時定屏息清涼殿陛形甚醜如老猿

起居不靜宛類其兒年少簪纓嘲笑之定怒觸柱宮殿大震如地動羣臣懼怕上病益甚澄以杵搘玉體上即愈天平八年天下瘟瘡王公士庶死者不可勝計上勅澄修十一面觀音法攘之不數日而庖息古志郡國上山寺一檀信造塔婆至落成日雷電擊破檀信改造雷亦擊之凡三造三壞之檀志不屈然求所以雷之不擊澄聞之往語檀信曰不得爲慮速作寶塔我加助汝既而塔成澄坐塔

傍誦法華俄雲雨降灑雷電鳴震檀信懼曰是亦擊塔之相也先時皆爾爲之如何澄曰莫愁也諷誦如故忽一童男從雲中落年可十五六頭髮蓬亂形兒可畏被五處縛流淚曰聖者慈悲赦吾暴惡更不擊塔澄問緣何擊塔童曰此山地神與我盟厚語我曰塔立此地我無住所願爲我擊之以故我屢壞之今依妙法力地主移去我亦受譴今只仰法師之慈救耳澄曰若聽惡友屢壞寶塔亦孔

之醜然此寺無水遠勞擔汲若出甘泉供佛僧我解汝縛不爾不能拯也又雷者此地之妖也此寺東西南北各四十里不可作雷聲二事若能否神童跪曰出水甚易四方四十里吾亦不來矣言已縛解即仰掌承瓶水一滴以指巖鑿石巖電光閃爍上空而去應時巖穴中清泉迸出其水夏冷冬溫一寺穿渠繁流滉瀁無異又山中四十里雖夏天暴雨不聞雷霆二事至今不替澄在越知峯常望

白山曰彼雪嶽必有神靈我登見之養老元年到彼果感妙理大菩薩事在神仙傳中澄居此嶺苦修益勤神異彌著居三十年臥淨定二行者相隨餘無人四年苦行之輩相尋來漸成多衆天平寶字二年歸越知山居大谷仙崛其山似三鉛杵以爲靈域初大寶二年文武帝勅伴安以澄爲鎮護國家法師養老之法効擢爲供奉賜號神融禪師授以禪師位天平之効授大和尚位改號泰證澄奏曰

願以證作澄蓋不忘父諱也

澄角上聞之訓隣

龍顏潛然乃賜号泰澄和尚澄自落髮未暇

名俗呼爲越大德至此以泰澄爲名先神龜

二年行基法師登白山墓見澄微笑如舊識

基問白山靈應澄詳語之基感嗟曰元正皇

帝號公神融良有以乎哉又公託生三神氏

宜乎顯三聖之應迹也予歲已五十七末路

多艱不憚險絕來蹈勝地幸聞神化吾心足矣再遇在西土願勿忘盟欵密而去神護景

雲元年二月以書與僕射吉備公辭帝曰吾將還西方願留睿情於佛乘僕射以聞帝哀歎親灑宸筆荅澄澄得御墨誠其徒曰聖筆寶札置之高架莫忽元諸三月十八日結跏趺坐定印而化年八十六頂放神光山谷變金天雨蓮華門人悶遺骨于石函澄生平時時頭上現金光人有見乃隱宿疾者食鉢飯糜不痊驅役鬼神使令鳥獸嘗入幕嶺鄉役小角以石索兜縛一言主神纏繞七匝澄設解

縛持念作法其縛三匝已解忽空中有聲曰
之澄乃息縛如元

贊曰予修此書廣索諸記得澄師之事者多
其閒恠誕不寡有弊朽一軸題後云天德二十
年淨藏門人神興受口授作傳藏公靈應博
究思興之所聞不妄矣今之撰纂者采諸興
傳焉

論曰或言泰澄感悟竇乘豈其然諸何也李
唐開元四年善無畏始至七年金剛智繼來

二師初傳密教先垂拱三年菩提流志入唐
雖譯密經不立宗趣支那有密乘者畏智爲
偈本朝此時未聞密教之名矣澄公雖神異
無方豈有之乎蓋南人不要馳北人不要舟
未有名字尚何感之有哉對曰無故而感感
之靈者也有故而感者想而淺矣又其澄與
畏智何先曰異域同時予曰子不見春和之
著草木乎廣苑大林邃谷幽嵒有根殖者皆
悉抽芽吐葩苟無花根即已有皆抽吐矣我

覺皇之遺化播于東瀛也又然支那者園林
也此方者嵒谷也當其化時至或傳而來或
感而得咸一也猶何疑哉曰然者澄師何無
系葉而後世澄海二師支派漫衍乎予曰夫
佛乘貴授受睿峯南山宜乎漫衍也蓋感得
者表先馳耳暇恤系葉哉曰如子之言滕蘭
入漢本朝不感踰四百八十五年從旁域而
傳來哉佛化比春和而有徧興予曰鄉不云
乎無花根即已有皆抽吐焉漢之時此方爭

奈無花木何當盛唐纔澄師一株而已漸至
貞元澄桃海李敷榮蔭森子何疑乎

釋菩提南天竺國婆羅門種也遙聞支那五
臺山文殊師利靈應發本國駕小舟入唐即
登五臺山中逢一老翁問曰法師何之提曰
山頂拜文殊翁曰文殊不在也見託生日本
國語已翁不見提乃赴本朝天平八年七月
行基法師奏曰當迎聖僧聖武帝詔禮部鴻
臚雅樂三僚尚難波津基率一百沙門共官

僚於海濱。謁音樂莊儀仗待之。須臾而海波面小舟泛泛漸近。有二梵僧基迎笑執提手。共語如舊識。始梵言基能應。後和語提亦和甚欵密。敎館大安寺東坊。十月賜時服。天平勝寶元年。東大寺銅像成。詔提爲開眼道師。三年四月爲僧正。時號婆羅門僧正。天平寶字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化。

釋佛哲林邑國人也。有大慈愍衆生貧乏。欲入海索如意珠。行賑濟。便乘舟泛南海。以兜

力召龍王。龍王出波上。乃兜縛索珠。龍解鬚珠。故授哲。哲右手結劍印。舒左手受之。龍給曰。昔婆竭女獻寶珠。釋迦世尊世尊合掌受之。痛哉像末弟子隻手受之。哲聞已解印。合掌。乃欲受珠。龍見印解。而縛脫。乃沒海。哲空手。舟又破。時婆羅門僧菩提適赴震旦。海中逢之。哲語此事。佯喜提來。天平六年七月也。本朝樂部中有善薩拔頭等舞。及林邑樂者。哲之所傳也。

伏見翁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從竺土來翁臥和州平城營原寺側嵒三年不起又不言人呼爲啞者時時舉首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法師迎婆羅門僧菩提歸於營原寺設供二人甚歡乃執箸爲拍板二比丘互舞于時翁俄起入寺又作舞而歌曰時哉時哉緣熟哉三人相共舞如故舊蓋頃年作啞懲者爲發此言也時時擡頭望東者見東大寺營構也其臥所自縱翁之吾名臥見嵒因而名翁焉

贊曰聖師之赴感也其所赴異而所以感者同矣吾謂菩提之求曼殊也未必在五臺佛哲之索寶珠也未必在南海皆吾

聖武大帝睿明之感發也不然伏翁何以三歲不起不言一旦起舞唱時哉之句乎好哉聖境一場之倡和我雖後出不得不擊節矣釋善仲善篆攝州刺史藤致房之雙兒也母源氏紀州刺史懷位之第八女慶雲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夢蓮華二十莖從空飛入口中覺

後胸中如吞物而有娠母以夢故懷胎之間不嘗葷腥常對佛像危坐和銅元年正月十五日平旦誕之母無痛苦而室有異香一胞之中二兒相對不啼哭常含笑在孩稚聰慧過羣孺九歲師事天王寺榮湛十七剃髮受菩薩戒甫冠歲學通內外人皆曰夙智開發二人常並頭相語而流淚人無測也曾欲以其居隣塵寰白其師道山谷湛不許神龜四年春二人潛逃入山遙見一峯紫雲覆鬱思

必靈地縛草庵宴居清修今勝尾山也經行之地苔蘚痕分禪榻之畔鳥獸成羣常共嘆曰願不捨此身必往淨刹神護景雲二年二月十五日仲乘草座忽飛去年六十一爾後筭不語禪坐三年七月十五冲天而沒西歲準仲而知云

贊曰古德之示化坐立臥倒各呈善權而全身飛昇而去者鮮矣二子草座冲天非乘輦力而來者奚能然乎其後九十年李唐鎮州

城有普化和尚於城之北門飛去鎔鐸之響
隱隱於雲煙豈異世之琨逖乎爭祭遲一鞭
焉

釋開成光仁帝子桓武之兄也幼敏穎而志
佛乘上甚鍾愛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潛
出宮入勝尾山疊石爲塔禪宴其側二月十
五日仲笄二師經行山中適見問曰神彩麗
靚又孔稚矣深山孤闐何爲居此皇子告素
志二師驚曰已四旬餘以何爲食對曰于鳥

銜物置石塔上我等嘗之不知何味而又甘
美日日如是爾來雨露又不霑二人相顧嘆
嗟延歸菴所即日就二師剃落受戒一日二
師與成鼎坐相語嗚咽涕泣傍人聳聽不知
何事良久二師避席揖成曰證本有五智震
法雷五趣只此二句衆人聞知餘語不能曉
二公授經席并讓菴而佗之初二師發願寫
大般若經啓白日黑雲俄起雷落地二師以
其地爲靈所規置般若今竇勝峯是也人又

夢黃牛行道其地二公乃種楮於此地上張羅網不令鳥下俟設欄梭亦拒獸踐已而紙成以書事託成而去成居山爲第二世又業寫般若欲得淨金水祈求勝相限以七日蒲夜夢一人容儀端嚴衣冠莊麗手持青錦苞立旁側石上曰我以此金與師爲泥墨成受之便問公爲誰彼人以偈答曰得道以來不動性自八正道垂權跡能得解脫苦衆生故号八幡大菩薩覺見几上有金鍊徑三十長

七寸成感喜交集其所立石今尚存焉又祈水一日夜夢一人自北方飛來形如夜叉曰八幡大神令我取天竺白鷺池水來充師之經滴也成問誰乎答曰信州諫方南宮也寤而見之清水盈闕伽器成得金水乃搜桂窟大桂腹朽自然如洞窟在山中寫般若經寶龜三年二月夢八面八臂鬼長丈餘率百千眷屬各取經紙投散山谷夢覺知魔障欲慰供之而不委軌則忽二鳥飛來落二札祭文儀軌也成依軌

供祭焉又無事矣世傳其軌所謂荒神供也
經六寒暑而功畢金水亦無剩闕就雷墮之
地建道場而安經遠期龍華之會故号彌勒
寺成藏經時誓曰願以此淨業回六趣四生
更冀天子黎庶福壽康寧誓已五體投地時
四方山木皆悉偃僂食頃而條直只西方一
松樹獨猶僵然後三百年寬治末年自朽倒
初寶龜始光仁帝聞金水之事捨官租建如
法堂移桂窟之居及彌勒寺成納田數百畝

爲寺產天應元年十月四日手執香爐向西
低頭而寐壽五十八成平時自刻藥師像奉
事焉趨化時其像淚滴至花座後門弟子以
豫度經堂其像今猶在淚痕如新濕

○
釋教待不知何許人久居園城寺天安二年
圓珍法師與新羅山王二神相勝區到園城
寺待見珍如故舊時有檀越大友氏謂珍曰
待師日者嘗曰當寺主者已生焉有時曰入
唐焉又曰來何暮今朝曰寺主來也然則我

奉待者久矣乃與待以寺券付珍及三尾神
饍饗新羅神待來賀之然後形隱不見珍問
新羅神老待沒而不見何神曰彌勒菩薩之
應化也今已得師又何存乎珍還寺問大友
氏待公本貫何所生平行業何如大友氏曰
不知何人居此寺已百餘歲平居不赴堂齋
有時往湖濱取魚鱉乾串當饌率爲常今聞
已隱痛哉乃共木衆詣其房見殘乾魚皆悉
荷藕蓮之類無佗種衆皆嘆異年一百六十

二歲待嘗與清水寺行睿居士善其來清水
著木屐欵話終日云

贊曰善應無方者至人之化也何之不可哉
而成公被待于仲筭待公待珍師是吾法因
緣之所生而時處之成就者乎然則因緣之
與時變者吾佛之大訓矣哉

31226

